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六

瑞安孫詒讓學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
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
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疏掌建國之神位者通建國中及四郊
廟兆之位位與辨方正位義同凡天神地祇祀於兆人鬼祀於
廟經雖云神位者散文通也賈疏云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
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爲外神也云
右社稷左宗廟者據王宮出路門向外言之士冠禮出門左注
云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獨斷云左宗廟東曰左右
社稷西曰右賈疏云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

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尙左又案桓公二年
取郕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
尙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
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
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尙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
袞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尙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
也詒讓案右社稷者謂大社大稷也其王社王稷在南郊藉田
之中不與宗廟同處戒社在廟門外又不在右經文不具也焦
循云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
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
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

未右行陰時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並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案焦說是也社稷在未位則宗廟當在巳位矣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亦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右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蓋卽何南公所本此並以右爲上鄭祭義注則云尙左二說不同惠士奇駁何云周書武順曰天道尙左地道尙右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詩裳裳者華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成之事然則小宗伯建神位右社稷陰道也故秋斂於右左宗廟陽道也故春生於左金鶚云地道雖尙右而宗廟卻尊於社稷鄭注大司樂以圓王方上宗廟爲三大禘太宗伯職云祀大神祭大元享大鬼大

鬼謂宗廟大祭也社稷非大元而宗廟與天地並列其尊於社
稷可知故享先王袞冕先公鷩冕祭社稷則鷩冕諸侯祭宗廟
大牢社稷則少牢豈可謂尙尊尊而立社稷於右乎牧人職云
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注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
及社稷宗廟屬陽故在左左爲陽也社稷屬陰故在右右爲陰
也案惠金說明塙足申鄭賈之義矣 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
左右者鄭義天子五門雉門爲中門其外爲庫門社稷宗廟皆
在中門外故云雉門外庫門內也朝士注云郊特牲議釋於庫
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說與此同漢書
韋玄成傳玄成奏議云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案韋據
侯國二門言之故云在大門內大門內卽中門外也獨斷云宗

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玉海郊祀引五經通義云大社在中門之外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馬融注云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案馬氏謂王者有五社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尚書逸篇亦同其說不經殊不足據至宗廟社稷在中門外之說章馬與兩通義並同卽鄭所本魏晉以後禮家咸依其義然實非也劉敞云天子諸侯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者也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繹當於廟卽廟在庫門

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百官陳故戒之於外朝百姓親故戒之於太廟陳祥道說同戴
震云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天子諸
侯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在路門外廷斷獄赦詔及詢非常
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廷聘禮日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司儀
日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
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
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日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
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
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
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傳日聞於兩社爲公

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
明矣金鶚云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每門止一相及
廟惟上相入又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每門止一
相及廟惟上相入聘禮亦云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
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
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卽得及廟何以有每
門乎顧命言康王卽位於廟當在既祔之後上云諸侯出廟門
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是廟在應門內可知也古者女子十歲
卽不出中門士冠禮適東壁北面見於母鄭注母在闈門外婦
人入廟由闈門夫婦女有助祭之禮宗廟必時至廟門尙不敢
人況可出中門乎案劉陳戴金諸家說並謂廟不在雉門外是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六

五百四十七

也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又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虞夏及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曰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社蓋王宮方九百步三分之廟社與王寢適在中三百步之內儻如鄭說則廟社在雉門外前近皋門於全宮三分在南三百步內違中正之義矣又劉戴金三家並謂諸侯廟在雉門內天子廟在應門內是也依後鄭關人注義天子五門今廟社並在路門外夾治朝其外有應雉庫皋四門諸侯在雉門內則卽中門之內也詳大宰闢人疏又匠人賈疏云按劉向別錄云路寢在明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出雍右宗廟社稷皆不與禮合鄭皆不從之

矣案路寢在路門內古無異說宗廟社稷在路門外明堂辟雍在郊二者絕不相涉而劉謂東西並列是謂皆在路門內矣說苑修文篇又謂天子路寢有三曰承明承平明堂之後者也此說與別錄復異並乖謬不可信宜鄭之不從也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者段玉裁云謂別無位字也徐養原云此古文假借字也古借立爲位篆加人傍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者證立位同字段玉裁云古文春秋經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謂左氏春秋也志以古經十二篇別於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說文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日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日赤熛怒炎

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日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
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
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寶四
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曰於東郊兆月與風
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疏北五帝於四
郊者段玉裁云於當作于賈疏云自此以下云外神從尊至卑
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
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
之圖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案賈謂二丘
不在四郊者謂不定在某方之郊也大司樂疏說同今攷圖丘
亦當在南郊方丘亦當在北郊賈說非是此兆五帝於四郊謂

於王城外近郊五十里之內設兆位也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
翟方進等議云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
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天地以王者爲主
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文選東京賦李注引白虎通
云祭天必於郊者何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此並
釋祭天地於郊之義其實四望四類等亦各兆於近郊義並通
也又案五帝四郊之兆每帝各於當方之郊黃帝則在南郊其
青帝迎氣之兆自於東郊而在周尊爲受命帝則亦別設兆於
南郊周書作雒篇云乃設上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
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蓋其壇兆特大足以容配食衆神與四郊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六

六

卷四十二

迎氣之兆不同此經通舉四郊迎氣之兆以賅南郊秦壇以受命帝亦五帝之一故不別出也其二丘及北郊秦折諸兆亦此官所掌經文並不具也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四望爲地而四類爲天神次於郊丘者亦分營壇兆於四郊也但祭各有時不與五帝同舉崔靈恩以四類與五帝連文遂謂此四類卽因迎氣而迎日月等故祭義孔疏駁之云崔氏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卽祭日月崔說非案孔難崔說甚當但四望四類專祭時月經無明文春秋僖三十一年經云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宣二年成七年經亦並云不郊猶三望江永

據彼謂祭四望之禮行於郊後其說是也以類推之四望之祭當在南郊之後四類之祭當在北郊之後而皆與郊同月蓋南郊祭受命帝天神皆與食漢書郊祀志所謂祀天則天文從也日月星辰既與食於天郊而四望地祇則不與故南郊之後特祭四望而不祭四類北郊祭地地祇皆與食漢志所謂祭地則地理從也山川海嶽既與食於地郊而四類天神則不與故北郊之後特祭四類而不祭四望此先王制禮斟酌於疏數之間其意至精也漢郊祀志王莽奏以四望爲日月星海而謂冬至祭南郊後望羣陽夏至祭北郊後望羣陰玉燭寶典引易通卦驗云冬至成天文鄭注云天文謂二光也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之者也此與莽說略同並與

春秋禮不合至四望四類用樂及冠服牲玉經注亦無文金鸞
云四類亦天神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鼓人
以雷鼓鼓神祀此天神兼五帝日月星辰等神言之典瑞云兩
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可與地同圭則日月星辰亦可與
天同樂矣四望服希冕司服有明文而四類之服不見然觀祀
五帝服大裘冕十二章日月與五帝同爲昊天之作亦當服之
禮記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當是十二章大裘冕服
少采當是九章裘冕月既降於日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又當降於月殆服鷩冕七章也四類尊于四望故四望服希冕
三章也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四類之牲不見然上
文云陽祀用騂牲四類皆天神亦爲陽祀則用騂牲可知也圭

璧祀日月星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則四鎮四瀆亦可
知矣案金氏所推定於差次頗相合足補注義又管子輕重已
篇云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
二里而殯號曰祭星案冬至後九十二日則是當春分也此祭
星亦非四類之正祭附識以備攷 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者賈
疏云案封人云社稷之境謂境土爲之卽此壇之營域一也不
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王聘珍云說文土部兆作𡵚云𡵚
也爲四畔界祭其中周禮曰𡵚五帝於四郊從土兆聲又土部
𡵚重文作兆云古文𡵚省是兆乃𡵚之古文古通用詒讓案爾
雅釋言云兆域也郭注云兆塋界陸釋文本又作𡵚說文引周
禮亦作𡵚與爾雅或本同蓋𡵚正字兆借字許所據此經故書

本用正字也說文宮部云營市居也漢書禮樂志顏注云城界也蓋封土爲壇於壇之外四圍周市爲界畔卽說文所謂爲四畔界祭其中者是爲營域後注云兆墓塋域蓋凡壇墓之營域通謂之兆兆亦作肇詩大雅生民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是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彼泰壇以下鄭注並謂壇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壇四與注云與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依鄭彼注亦卽四郊之壇則對文壇各異名散文則天地百神之兆通謂之壇亦通謂之兆矣云五帝蒼曰靈威

仰大昊食焉赤日赤熒怒炎帝食焉黃日含樞紐黃帝食焉白
日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日汁光紀顓頊食焉者賈大宗伯疏云
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春秋緯文耀鉤云
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熒怒秋起白受
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黃受制其
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
之號也郊特牲孔疏云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
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
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
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
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

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
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
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
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是五帝與天帝大也又
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
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
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
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
定非孔子正旨祭法孔疏又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巳何得
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
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

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大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郊特牲疏又引張融云圖上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孫星衍云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暉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且五天帝之說不始於鄭史記載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以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天文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

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宮蓋中官天
皇大帝象圖上五帝內座象郊南宮五帝坐象明堂而甘公石
申皆周人其所據又三代古書識緯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
以五色之帝爲五天帝乎金匱云五帝爲五行之精佐昊天化
育其尊亞於昊天月令云春帝大暉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
少暉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
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爲號若月令所言則天帝也
鄭注月令以五帝爲人帝其亦誤矣周官注引春秋緯文耀鉤
謂蒼帝靈風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
光紀以此爲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據也案五方天帝
之祭自秦襄公以來史有明文則其說甚古非鄭君臆定月令

孔疏引賈馬祭鬯謂迎氣卽祭大皞句芒等王肅本其說遂謂五帝卽五人帝無所謂五天帝與古不合必不足據孔孫兩家難之是也但以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攷之西漢以前止有五色帝之稱王莽定祭祀五帝亦止稱五靈唯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消于登說始以五帝爲大微五帝座星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五經通義始有靈威仰等之號並與鄭說同蓋皆本天官星緯爲說實非古制金氏謂凡祀五帝卽祭月令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天帝而以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爲配其說致塙楚辭九章惜誦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云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爲大皞南方爲炎帝西方爲少昊北方爲顓頊中央爲黃帝則漢人已有以大皞等爲五方帝之名者足

與金說互證詳典瑞疏云黃帝亦於南郊者鄭以四時各於當方之郊土寄王四時無當方之郊故特釋之謂亦在南郊凡迎氣祭五帝依月令四帝皆在四立之日惟黃帝無文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則云土王之日迎中氣於中室以意推之或當在季夏之下辛與又案凡五帝兆位所在依鄭義並在近郊故月令孟春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日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然則餘帝並在當方近郊五十里爲兆可知故郊特牲疏謂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是也御覽禮儀部引皇覽逸禮云距冬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自春分數四十六日

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自夏至數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
堂階六等六藝流別引尙書大傳同案逸禮所謂四郊之堂者
當卽壇兆然距邦里數各依四時五行之數爲之則又與王居
明堂禮不同魏書劉芳傳芳上疏論置五郊去城里數引賈逵
云東郊木帝大昊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皞九
里北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
帝於四郊也此蓋賈君周禮注佚文正本逸禮說鄭所不從芳
又引鄭別注亦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去都城七里中郊西
南未地去都城五里西郊去都城九里北郊去都城六里則又

同賈義與月令注不合唯云中郊在西南未地則與此注黃帝在南郊義同未知劉氏所據劉又引盧植許慎王肅說及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高注說並與賈同劉芳又引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據宋說則逸禮及書傳疑皆後人依漢制附益之此經爲周法自當從鄭月令注義也又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楚巫微見景公曰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齊而後登之致合祭五帝於壇唯有天子大

雩疑齊僭大雩晏子所言五帝之位卽雩壇故同在南郊與四郊分祭之兆異也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賈疏云案上注司農以爲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爲五嶽之屬解之案賈說非也道氣蓋卽謂迎氣四郊說文寸部云導導引也道導字通迎氣亦導引之意後鄭以迎氣卽祭五帝故不從也若五嶽等則不得以道氣爲說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三皇五帝詳外史疏賈疏云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視之明并祭五帝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

大吳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
案賈所引史記劉恕通鑑外紀引同今檢無其文都宗人疏亦
引史記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是上古無名號之君未知何
據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云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
帝王凡八十一姓是漢時有九皇六十四民之祀故先鄭據以
爲說九皇者史記封禪書云天子欲放黃帝上接神僊人蓬萊
上高世比德於九皇漢書郊祀志顏注引張晏云三皇之前有
人皇九首又引韋昭說同案九皇亦見鵬冠子秦鴻篇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又云聖王
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
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祀牲猶列於

郊號宗於代宗據董子說九皇卽帝之以遠而遷者與張韋說異其所云下極其爲民蓋卽謂六十四民也以此推之六十四民當在九皇之前而賈引史記謂六十四民在九皇之後復與諸說差迂又管子封禪篇史記封禪書並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竊疑六十四民并五帝三王是爲七十二代皆列於郊號荀子禮論篇所謂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者也民亦古帝王之號鄭坊記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劉恕引作六十國氏蓋謂卽管子封禪篇所云無懷氏莊子胠篋篇所云容成氏大庭氏之屬然與董子說不合恐不足據也云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寶者寶瀆之借字四寶卽四瀆與大宗伯注同金鶚云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六

十四 楚國子思本

五百四十八

諸侯是四望以五嶽爲尊四瀆爲卑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是四鎮與五嶽一類當次于五嶽而尊于四瀆也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然學記言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設壇之位四嶽各隨其方中嶽當兆于北郊以乾南坤北天地之正位祭地亦以北方爲尊也周以嶽山爲中嶽在雍州則其兆當居恆山之西况地道尊石正得其宜也沂山爲青州之鎮當兆于東會稽爲揚州之鎮當兆于南霍山爲冀州之鎮當兆于西醫無閭爲幽州之鎮當兆于北各隨其方也史記引古文湯誥云東爲江西爲河南爲淮北爲濟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則當兆江于東兆河于西兆淮于南兆濟于北亦各隨其方也海爲百川之王尊于四瀆當

別爲一壇兆于東郊之南海以東南爲大也鄉飲酒義云水在
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是海當位于東矣學記言祭川先河而
後海或原或委是祭海與祭河不同時蓋四瀆祭畢然後祭海
海當別位于一處可知矣中嶽尊于四嶽海尊于四瀆皆當別
位中嶽位于西北海位于東南正自相對矣四嶽爲四望之主
其壇當居正中四鎮四瀆之壇列于兩旁各自相稱矣又云四
望亦可謂四方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此四方亦當有四望
凡小祀不爲壇四方祭以壇又與日月寒暑等連言知其非小
祀矣壇而曰坎蓋先爲坎而于坎中爲壇如澤中之方丘也四
望爲地之屬故爲坎壇案金縢逸書定四望方位於義得通續
漢書祭祀志載漢北郊地亦從食之位亦海在東而四瀆河西

濟北淮東江南與書說小異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者明此類爲日月以下天神之正祭與大祝六祈之類異也曲禮注云類猶象也謂依陰陽方位象類爲壇位祭之金鶚云四類謂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氣爲類者云兆日於東郊者賈疏云案祭義云日生於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門之外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詒讓案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法云王宮祭日也注云王宮日壇也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此云兆日卽爲日壇之營域也管子輕重己篇說祭日壇在國東四十六里方位亦與鄭同觀禮別云禮日于南門外此會同告禮之事非常祭之兆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據彼說祭日之位非也云兆月與風師於西郊者謂二兆同在

西郊而各爲營域也祭義云月生于西又云祭月於西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象日月之生兆風師於西郊不從箕星者箕星天位爾賈疏云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爲陽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金鶚云祭義云祭月於坎以月爲陰象恆有虧缺故爲坎壇以祭之非有坎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當卽是坎壇崔氏以夜明爲秋分之祭以坎爲大蟠時之祭非也案金說是也觀禮云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復會同告祭之禮亦非常祭之兆劉瓛引五經通義據彼說祭月之位非也管子輕重己篇說祭月壇在國西百三十八里方位與禮合而謂壇在遠郊百里之外則在甸地矣於義亦難通又風

周禮正義卷三十六

五百四十八

俗通義祀典篇說漢制祀風伯於西北漢書郊祀志載王莽奏定郊祀之制兆風伯於東郊御覽引通義亦云祭風伯於東門外皆鄭所不從通典吉禮又謂周祭風師於國城東北則誤以北周制爲周制尤謬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賈疏云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在南郊也訂義引崔靈恩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旣無風雲收放故直以天神是陽兆於南郊案通典吉禮謂周祭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亦誤據北周制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漢郊祀志王莽奏兆雨師於北郊鄭說與彼同訂義引崔靈恩云兆雨師於北郊者水位在北也賈疏說同案御覽引五經通義說祭雨師亦於南門外風俗通義祀典說漢制祀雨師於東北皆與鄭不合通典吉禮謂周祭雨師

於國城西南亦誤據北周制也又鄭釋四類壇兆之方位獨不言星辰之兆蓋文不具江永謂星辰之兆歲星與蒼龍七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熒惑填星與朱鳥七宿兆於南辰星與玄武七宿兆於北案五星本主五行二十八星分列四宮則兆位當如江說漢郊祀志王莽奏定星辰郊位亦以五星及四方之宿分兆四郊正與江同管子輕重已篇說祭星壇在國東九十二里則謂星辰總爲一壇疑不足據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疏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者皆地而次於四望者亦兆之於四郊也分方祭之故亦通謂之四方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方卽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祭川澤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丘陵墳衍

詳大司徒疏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不言林澤原隰亦
順所在可知故略不言也詒讓案大司徒五地十等此不見林
澤者大宗伯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經言山以貍林言川以貍
澤也丘陵墳衍祭蓋亦用狸與山林禮同又不見原隰者原隰
爲穀土與平地同蓋不別祭郊特牲孔疏載鄭駁異義引司徒
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
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
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酌酌原隰下云黍稷彧彧原隰生百穀
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案鄭以稷爲卽原隰之神則謂
原隰不別祭明矣今攷大社國社當爲五土之總神王社侯社
置社則爲平地原隰之神平地廣大無垠固不必別設祀而祭

注云順

放此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

注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者司勳注云等

猶差也賈疏云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

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

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罍爵勺

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依

大宗伯文辨廟祫之昭穆祫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

辨廟祫之昭穆者昭葉鈔釋文作邵案邵卽邵字

與昭聲類同小史釋文亦有此字詳彼疏廟祧謂五廟一祧通

爲七廟辨昭穆者別其昭穆而書之四時以敘享祀其禘祫殷祭則兼辨遷廟主之昭穆亦以敘合食也國語魯語云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胃之親疏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韋注云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案此雖據于七廟而言其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廟小宗伯亦當辨而書之賈疏云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總云廟祧之昭穆也許宗彥云廟至四世必迭遷祧至六世必迭毀故昭穆皆宜辨也注云祧遷主所藏之廟者敘官守祧注云遠廟曰祧周爲文

王武王廟遷主藏焉是也鄭意周二祧卽文武廟不毀其文武以後毀主悉以昭穆藏於其中今攷周文武廟別爲世室不爲二祧二祧亦非遷主所藏詳敘官及守祧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漢書韋玄成傳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論語八佾皇疏說禘祫禮云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爲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之孫爲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賈疏云周以后稷廟爲始祖特立廟不毀卽從不啻已後爲數不啻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六

十九

楚學子附本
五百四十九

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詒讓案昭穆者所以辨廟祧之序
次不以此爲尊卑凡廟及神位並昭在左穆在右故家人掌公
墓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云昭居左穆居右廟位
與墓位同也宋史禮志何洵直議云古者葬祔以其班祔以其
班爲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廟次雖遷昭穆
之班一定不移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酈霍魯衛毛聃郇雍
曹滕畢原鄧郇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宮之奇謂太伯
虞仲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爲王季之穆夫文王太王其子對
父皆稱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其爲子一也對父或稱
昭或稱穆知昭穆爲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案何說義據
明塙可爲昭穆之定論矣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

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者吉凶五服謂以爵次爲差吉凶皆有此五等與喪服五服異賈疏云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爲節言禁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爲法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者據典命爲釋也賈疏云案尙書五服五章才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爲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爲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爲五則知吉之

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爲五也案賈引鄭孝經注刪節不完文復有舛誤今據北堂書鈔衣冠部所引補正汪中云吉服五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是也凶服五齊斷大小功總麻是也案汪說吉服五卽本鄭書注惟凶服五別爲義亦通莊有可說同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疏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者掌辨章族姓之事兼以治宗法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大夫士有常宗是自王族至異姓命士皆立宗則皆別其族屬其庶族齊民族無常宗蓋非此官所掌也賈疏云此三族誦父子孫一本而言推此而往其中則兼九族矣辨

親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 注云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者鄭士昏禮注云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彼注據子言之故云己與子此注據父言之故云子孫二注義同也此二者皆人親屬上下之正名凡上治旁治下治並以此統之廣推之則爲九族左傳桓六年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禮戴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二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尙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

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
不得但施於同性鄭駁云玄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通人字
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唯是
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
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
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
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
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據駁異義此文則鄭依古尚書說以
九族爲自高祖至玄孫則三族爲父子孫矣又白虎通義宗族
篇云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
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

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
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
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
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
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
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一者妻之父爲一
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是三族
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此以三族爲卽九族以其父
族母族妻族故曰三族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大戴禮記保傅篇
盧注並用其義然與士昏記不合鄭所不從也漢書張晏注以
三族爲父母兄弟妻子亦微誤引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二爲五

以五爲九者證三族引而爲五九之義鄭彼注云己上親父下
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
九也賈疏云若然不言以五爲七乃云以五爲九者齊衰三月
章云爲曾祖鄭注云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
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
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
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爲曾孫玄孫服
同總麻三月以尊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爲九不須言以五爲七
也云正室適子也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嫡正也嫡適字同
文王世子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
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鄭彼注云正室適子也

此正室與彼同亦謂王族及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正室者對庶子爲側室左桓二年傳云卿置側室杜注云側室衆子也云將代父當門者也者明以父老則適子代當門戶故尊之曰門子喪服童子唯當室總注云當室爲父後承家事者當門猶當室也當門謂之門子當室亦謂之室子戰國策齊策有齊孫室子陳舉是也左襄九年傳盟於戲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杜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國語晉語云育門子韋注云門子大夫適子韓非子亡徵篇云羣臣爲學門子好辯蔡邕集明堂月令論引古大明堂之禮云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周書皇門篇云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又云自其善臣以至有分私子苟克有常

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孔注云大門宗子適長私子庶孽也彼文分別甚明蓋詳言之曰大門宗子省文則曰門子其實一也經凡云門子者皆專指適子云國子者易通適庶言之二者不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廣韻二十三魂云周禮云公卿大夫之子入王端門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蓋亦本此經舊說與應劭說並以門子爲卽國子不分適庶非也惠士奇云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其稱子者父卒子未命也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稱仍叔之子者父老子代從政也愚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於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

夫與門子弗順云政令謂役守之事者賈疏云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官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入次入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禮云政令役守之事也案賈意役事卽甲兵之事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會同亦兵車之會大司馬通掌士庶子小宗伯則唯掌門子二官爲聯事也但諸審注意役事似不唯甲兵之事蓋當兼有賓祭禮事若燕禮大射儀咸有庶子給事是也王族門子則宗廟祭祀亦共其職事故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廟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侯國之宗人猶王國之宗伯授事卽令役矣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

主犬司空主豕疏毛六牲辨其名物者以下掌天地宗廟犧牲
蠶盛之事經不云大祭祀者文不具也此六牲及下六蠶六彝
六尊並云辨名物牲蠶之物謂種類之別彝尊之物謂形制之
別賈疏訓物爲色謂六牲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駢之等則不可
通於彝尊非達詁也云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者賈疏云謂
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其奉之助王
牽入廟卽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
子也 注云毛擇毛也者牧人云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祀用
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色之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色也墨
子明鬼下篇云聖王必擇六畜之勝臚肥倖毛以爲犧牲祭義
說祭牛云擇其毛而卜之此注卽用彼文互詳牧人疏鄭司農

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者
證五官奉六牲之事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大司馬云喪祭
奉詔馬牲大司寇云大祭祀奉犬牲宗伯司馬雖不云奉雞牲
羊牲而雞人屬春官羊人屬夏官亦奉之可知司空主豕詳小
宰疏又此五官奉牲雖以大祀爲主其實中祀亦同唯無馬牲
耳其小祀則五官之貳奉之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小
司寇云小祭祀奉犬牲以此推之則小祭祀奉牲亦小宗伯主
雞無馬牲小司馬唯主羊小司空亦主豕此經五官或通正貳
言之與賈疏云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
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辨六齎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
其奉之齎讀爲柔六柔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疏辨六齎之名

物與其用者別六穀之名及其種類也若黍稷爲盛盛稻粱麥
菰爲盛盛麴糵白黑爲饗賓之屬皆是也云使六宮之人共奉
之者後世婦職云祭祀帥六宮之人共盥盛六宮奉盥與五官
奉牲職掌內外互相備也國語魯語敬姜曰天子日入監九御
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章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並
六宮之人掌祭祀粢盛之事六宮詳內宰疏 注云盥讀爲柔
者鄭意盥非穀名故依聲類讀爲柔詳甸師疏云六穀謂六穀
黍稷稻粱麥菰者釋文菰下有也字膳夫先鄭注云六穀稌黍
稷粱麥菰稌卽稻也柔本爲稷因以爲祭穀之通稱亦詳甸師
疏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雉
彝果蓏爲裸疏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者六彝盛饗也以裸

尸及賓也此通祭祀賓客言之下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是也詳後疏 注云六彝雞彝鳥彝犀彝黃彝虎彝蜚彝者並據司尊彝文云果讀爲裸者詳大宗伯疏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疏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者六尊盛齊酒以獻尸及賓也賈疏云案司尊彝唯爲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爲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祀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饗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鄭人云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則上六彝亦爲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略而不言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說晉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

日奉其犧象出其尊彝是饗賓客亦陳六尊六彝之禮宗廟六享用尊四時不同文具司尊彝職其賓客所用經注無文蔣載康云司尊彝祭祀所陳用各不同春祠夏禴雞彝鳥彝尊則犧象秋嘗冬烝罍彝黃彝尊則著壺若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虎彝雉彝尊則大山箱謂賓客春朝夏宗彝尊當準祠禴秋嘗冬通彝尊當準嘗烝同亦四時分來皆按時祭陳設惟非時之會當準閒祀用虎雉大山也案蔣說亦通 注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此通釋上經也大府注云待猶給也說文彳部云待俟也據辨其名物族有事時而給之故謂之待賈疏云上二經皆云二使其奉之此及上經不云使其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職故云使其奉此及上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

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
尊大尊山尊者亦據司尊彝文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
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疏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者此
亦謂辨其名物等差令有司共具之以待賞賜賞賜亦通邦國
及卿大夫士言之賁疏云衣服謂若司服衮冕以下唯有大裘
不可以賞賜以其諸侯不令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衮冕則二王
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車旗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及夏簋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大裘同是
以魯用殷之大路也詒讓案宮室之賞賜謂賜宅里也注云
王以賞賜有功者者明平時好賜不得有衣服車旗宮室等也
有功者若司勳六等之功是也大宗伯九儀再命賜服則有常

典不在賞賜之科又白虎通義及黜篇引禮說九錫有車馬衣服云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能居前左右寢廩也以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袞龍之衣服表顯其德案漢人九錫之說於經無徵白虎通所說賜車之制亦與巾車五路不相應疑皆非古制引書曰車服以庸者堯典文僞古文入舜典孔傳云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引之者謹有功有賞賜車服之事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饗饔之事次序之時疏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注云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饗饔之事次序之時者賁疏云此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享

大鬼祭大祇帥教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證序事唯饗饗之言出於特牲卽大宗伯云牲饗一也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郊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疏注云號神號幣號郊者凡卜必就鬼神以卜故有神號當亦有元號鬼號等注文不具也賈疏云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歲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請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祗高作龜是也又卜師注云大貞小宗伯命龜則不徒詔號矣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

于王逆盥受饔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孰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饔具疏大祭祀省牲既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者賈疏云此

云省牲既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宗伯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盥即大宗伯灌玉盥者是也大宗伯逆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詒讓案省牲即充人之展牲在祭前之夕者也漢禮謂之夕牲詳充人疏云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者即郊特牲云祭之日王皮弁以駟祭報彼注云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是也注云逆盥受饔人之盛以入者聘禮注云逆猶受也饔人云掌凡祭祀共盛故知受饔人也盥依鄭讀亦當爲案注當作逆案郊特牲注引此經而改作案肆師表盥盛經作盥注亦作案

可證此逆盥卽小祝之逆盥盛盥盛對文義異散文得通詳甸
師疏賈疏云案少牢饋饗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饋饗亦在
廟門外今言迎盥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
也案饗人共盛注云炊而其之則鄭意此逆盥爲已炊之盛故
賈小祝疏謂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乃迎饗人之盥盛以入
蓋食醫食齊視春時明必將食乃出爨而實之也但此逆盥文
在省饗之前小祝逆盥盛文在逆尸之前江永謂當在饗祭之
晨其說甚塢竊謂逆盥當有二一則祭晨饌陳春人共米實於
筐筥二禱之後小祝迎之以入肆師表之告絜而後付饗人炊
之此未炊之盥盛也及饋獻之後炊饗已熟小祝復迎之以入
實於簠簋而後后薦之此已炊之盥盛也蓋祭禮盛與牲並重

第一次迎齋告絜與迎牲告碩之節相準第二次迎齋與亨飪迎鼎之節相準兩迎小宗伯皆泄之鄭賈據後迎江氏據前迎二義相兼乃備也互詳小祝疏云省饌視亨腥孰者說文目部云省視也謂就廟門外東方饗饗視三牲魚腊之饌饋獻前則視燭饋孰時則視孰也凡祭祀殺牲薦血腥後乃付亨人亨之朝踐祭腥時牲尚未入饌鄭言視亨腥孰者未飪則爲腥耳賈疏謂鄭兼言朝踐而不言饋孰非也云時薦陳之晚早者賈疏云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早云備謂饌具者廣雅釋詁云備具也賈疏云此饌具卽堂東所陳陳備卽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詒讓案此告備卽禮經之告具特牲饋食禮既陳設之後云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

外宗人告有司具卽其事也特牲禮宗人視濯之後又告盥具亦與告備事相類又視牲時宗人舉獸尾告備少牢饋食禮亦云宗人告備則卽充人職展牲告牲之事與此告備異也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主瓚諸侯璋瓚疏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者祭祀謂內祭祀也果亦讀爲裸詳前疏注云將送也猶奉也者小宰注云將送也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是將與送奉展轉相訓義並通也進裸必奉瓚而送之故鄭兼二義爲釋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謂初獻之節也賈疏云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注云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

投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投尸故二官俱言也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以賓客王不親送祿也賈疏云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祿者是也云天子圭瓚者賈疏述注天子下有用字典瑞云祿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祿賓客玉人云祿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是也云諸侯璋瓚者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是也賈疏述注諸侯下亦有用字云諸侯用璋瓚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鄒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

佐大宗伯小禮羣臣之禮

疏

凡大禮佐大宗伯者賈疏云大宗

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至職末輒言此者此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於中言之以結上也

注云小禮羣臣之禮者大宗伯注義同以對大宗伯職詔相王之大禮爲王親行之禮也賈疏云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詒讓案祭祀有羣臣之禮謂若正獻後爲加爵之屬皆羣臣所行之禮不必定攝王也賈疏未得鄭指詳大宗伯疏賜卿大夫士爵則饋賜猶命也饋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賜卿大夫士爵則饋者大宗伯注云饋進之也王賜卿大夫士爵亦於廟祭統所謂賜爵祿於大廟是也詩大雅常武云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
爲大師鄭箋則以南仲爲皇父之大祖孔疏引孫毓云古之命
將皆於祖廟未有於大祖后稷之廟者箋義爲長案毛以命卿
士於大祖者與大宗伯注命諸侯假祖廟禮略同白虎通義爵
篇引常武詩以證封諸侯於廟事雖小異而可證毛義孫駁之
非也王制云爵人於朝孔疏云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
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時冊命
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則祭統云祭之日
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士亦爲爵者郊
特牲注云周制爵及命士詳大宰疏劉台拱云大宗伯王命諸
侯則賓特爲一條此則類敘於祭祀之後蓋王賜卿大夫士爵

亦於祭時如諸侯爵其臣之禮案劉說近是王臣命士以上員數以萬計而謂王皆特假廟以命之亦不勝其煩矣竊意王命三公孤卿或當特假廟其中大夫以下宜如諸侯爵臣禮因祭施命其小宗伯償之則同 注云賜猶命也者對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償彼言命此言賜其義略同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亦云三賜三命也賈疏云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賜賜自是以車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也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觀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償之如命諸侯之儀者命諸侯儀見大宗伯注亦內史策命之賈疏云諸侯尊故大宗伯償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償之儀法雖同禮數則異也詒議案鄭意天子賜卿大夫士爵亦皆特假祖廟

也詳大宗伯疏引春秋經傳者公羊傳文莊元年王使榮叔來
錫桓公命傳亦同何注云賜上與下之辭加服增加其衣服令
有異於諸侯引之者證賜錫文同及賜猶命之義小祭祀掌事
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
疏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者賈疏云謂王立冕所祭則小
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詒讓案小祭祀卽司服所云
羣小祀也詳彼疏云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者釋文云齎本又
作賁案說文無賁字後漢書蔡邕傳李注云齎持也與賁通今
攷賁卽齎之俗經文不當有此字陸校別本不足據周書王會
篇云堂下之東面郭叔爲天子萊幣焉孔注云萊錄諸侯之幣
也此賓客受將幣之齎卽萊幣之事服不氏云賓客之事則抗

皮校人云凡賓客受其幣馬蓋皆此官泄而受之也 注云謂

所齋來貢獻之財物者說文貝部云齋持道也齋來猶言持來

鄭此義與許合觀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鄭注

云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卽

此貢獻之財物也賈疏云此謂諸侯來朝觀禮畢每國於廟貢

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旣訖其庭實之物則小

宗伯受之以東故云受其將幣之齋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

軍社奉主車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

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廟春秋傳曰軍行成社尊鼓祝奉

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

行疏若大師者大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云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者與大司馬爲官聯也孔叢子儒服篇說出師之禮云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凡行主皆每舍輿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已克敵人設奠以反主反社主如初迎之禮此卽奉社主遷主之事依孔叢子說則在軍立社主與行主蓋亦如國中左祖右社之制社則爲壇位於軍舍之右祖則爲帨次於軍舍之左但依劉敞陳祥道說廟社在路門外治朝左右則在軍餼之亦當於中門內內門外左右設主位孔叢子謂在中門外外門內蓋沿漢儒舊說之誤彼書爲王肅私定故與古制不甚合也此云立軍社猶大祝云設軍社謂舍而封土立

壇位奉主車則兼社祖二主言之據軍行時也大司馬奉主車
注兼廟社爲釋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彼疏亦謂主中有
二則此經主車亦兼二主明矣凡軍行社與祖主各一車賈疏
謂皆載以齊車是也而謂奉主車專據遷主則與肆師疏自相
抵牾非經注義也 注云有司大祝也者賈疏云見大祝職云
大師設軍社故也諸議案大司馬注云凡師旣受甲迎主於廟
及社主祝奉以從是軍社及遷廟主皆大祝奉之也以其爲專
主神事之官故謂之有司詳宰夫疏云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
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社謂大社有事卽大祝云宜乎社造乎
祖是也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
之宜詩大雅縣孔疏引孫炎云大事兵也有事祭也王制云天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六

卷

卷一百一十八

子將出征宜乎社造乎廟受命於祖是出軍之先必先有告祭之事於社及祖也依王制之文則祖廟並告聘禮使者行時釋幣于廟注亦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廟而已是王禮太廟以下至四親廟皆當有事可知此唯云遷廟者據以其主行者言之若餘廟則直造告而已不以主行也云社主曰軍社者量人注云軍社社主在軍者以其大社在國有壇位今載以從軍則謂之軍社依毛詩大雅皇矣傳及司馬法宜社皆於家社則軍社亦卽載大社之主晉書禮志摯虞奏則云周禮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大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祔社鬱鼓主奉以從是也案摯氏以軍社爲王社則與毛詩及司馬法不合不可從云遷主曰祖者明主車有廟主亦兼爲

下引尙書發義七廟自禘廟以外並得稱祖故出軍載遷主亦稱祖也又謂之宗肆師云凡師甸用牲于社宗是也祖宗義亦同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此亦載主以行而奉禘廟主者蓋一時權宜用變禮文王世子云其在軍則守於公禘注云公禘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禘在外親也彼公禘亦遷主非禘廟主也引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左定四年傳衛祝佗語杜注云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釁爲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鄭引之者證大祝立軍社奉主車之事引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者鄭彼注云齊車金路彼上文云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答以此語明大師禮與巡守同故引以爲證也又彼遷廟主鄭君無注孔疏引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案凡禮經所謂遷廟者並主二祫言卽君之高祖之父及祖之廟是也故曾子問下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蓋言天子七廟其大祖及四親廟皆不可虛主惟二祫爲遷廟則可虛主故出則奉以行也若鄭說周制則以二祫爲文武廟而謂天子之高祖之父及祖並以次迭毀而藏其主於文武廟則其所謂遷廟主者謂遷廟所藏之毀主而非當廟之主非經義也曾子問又有天子諸侯師行無遷主廟則主命之說蓋謂諸侯不祖天子以始封君爲太祖自始封以下五世皆無遷主則別有主命之法記

廣論變禮故兼及天子耳其實三代之王咸無是事也引書曰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者甘誓文書序云啓與有扈戰於
甘之野作甘誓是亦大師有軍社遷主之證故引之也今書不
用命不作弗大司寇注引同史記夏本紀述書文亦作不蓋鄭
所據本異賞於祖戮於社詳大司寇疏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
者賈疏云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
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
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案賈引許說御覽禮儀部
引五經異義有此文唐郊祀錄引崔靈恩云社主以石取堅實
之義案此石主謂神主與大司徒樹木爲田主異淮南子齊俗
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楸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

呂氏春秋貴直篇亦云拔石社則似以田主與社主爲一殆不足據云奉謂將行者前注云將猶奉也國語晉語韋注云奉行也是奉兼二義主車在道小宗伯奉之以行以戰事危宜致謹也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與此不同者彼據師敗還而言故奉主車謂送主歸廟社此據初出軍而言則奉主車宜爲將行義非一端各有當也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薦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立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疏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者王引之云于四望二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

祝此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有司將事正相合也與讀與共之與泉府曰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投之鄭長日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掌固曰有移甲與其役財用與國有司帥之與祭有司將事者士昏禮記某既得將事矣鄭注將行也謂與掌祭祀之有司共行事也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遂讀與爲預而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連讀或以有事爲祭表貉軍社或以有事爲合戰胥失之矣案王說是也四望詳大宗伯疏賈疏云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 注云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者謂敵軍既近將有戰事後鄭以有事爲有戰事今諸校經義實當爲祭事春秋宣八年經有事于大廟左傳杜注云有

事祭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薦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者此讀與祭句絕言軍有祭祀則小宗伯與其事以別於四望則有司將事小宗伯不與也表薦卽表貉詳肆師句祝職賈疏云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職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也云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者此後鄭讀與如字又以與祭有司連屬讀之不從先鄭釋也祭有司亦謂專主祭事之官猶國語魯語有宗有司韋注云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賈疏云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王引之云祭僕云掌受命于王以厭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鄭彼注云祭祀

有司有事于祭祀者卽此所謂祭有司也不直曰有司而曰祭有司者以大司馬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大司馬之屬亦有司但彼掌軍事此掌祭事故別之曰祭有司也云蓋司馬之官實典馬者以上經立軍社奉主車云帥有司此將事四望唯云興祭有司則別有典帥之者司馬典軍事故疑其并典軍祭也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疏若大甸者卽大宗伯軍禮之大甸也云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者賈疏云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

獸薦於神位以款神非正祭直是野雉獸於郊云遂頒禽者賈
 疏云因事曰遂以在郊雉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
 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詒讓案雉言獸頒言禽者獸與禽通
 稱亦以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私之者不雉則雉郊者皆大獸故
 變文以見義與 注云甸讀曰田者甸田聲同敎官注云甸之
 言田也田爲田狩正字甸爲借字故讀從之賈疏謂郊外曰甸
 大田稱甸兼取獵在甸地失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此有司
 專主田事者也賈疏云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
 徒弊致禽饁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
 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詒讓案鄭言
 此者別於上祭有司爲春官之屬也據甸祝云及郊雉獸則經

有司內當亦含有甸祝注文不具也云饋饋也者爾雅釋詁文
甸祝注亦同云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者鄭意饋獸與大宗伯
六享饋食義略同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謂以所獲獸歸薦於
四郊羣祀蓋其禮其間與大司馬獮田致禽祀訪異云郊有羣
神之兆者賈疏云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郊之兆山
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羣神之兆也云頒禽謂以予羣臣者祭義
云頒禽隆諸長者鄭彼注云頒之言分也此頒禽亦謂分子之
羣臣卽大夫士也頒注例用今字當作班詳宮伯疏引詩傳者
毛詩小雅車攻傳文賈疏云證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詒讓案
詩傳以習射於澤宮下云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
得禽射中則得取禽此云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者槩括其義

非其原支也穀梁詔入年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射禮注引尚書傳云凡祭取餘養陳於澤然後聘大夫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並與詩傳略同此類禽事在祭前故書傳云凡祭取餘養陳於澤也賈氏鄉射禮疏誤謂在祭後魏了翁儀禮要義引書傳凡祭作已祭非也射義孔疏引書傳亦作凡祭不誤擇取三十者鄭詩箋云每禽二十也穀梁范注云取三十以其乾豆賓客君之庖澤宮卽辟雍詳司弓矢疏大赦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疏大赦者司服注云水

火爲害案此大裁當兼天地之大裁及大荒大札言之互詳後
疏 注云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者賈疏云鄭知者見大祝
職云國有大故天裁則彌祀社稷司巫云國大裁則帥巫而造
巫恆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帥者卽帥男巫也女巫職云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詒讓案
上大師軍將有事大甸二者並云有司此大裁及下文王廟三
言執事者胡匡衷云特牲饋食禮有司羣執事分言之凡職有
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祭者謂之羣執事士虞
禮有賓執事者注云賓客來執事者是也云求福曰禱者說文
示部云禱告事求福也禱卽禱之聲參云得求曰祠者女祝注
云祠報福也謂既得所求則祠以報之也引譌曰禱爾于上下

神祇者論語述而篇文何晏集解本譌作諫大祝先鄭注引周
說文言部引論語作禱與後鄭此注同此引證有禱祠上下神
祇之事也詳大祝疏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者此說
與後鄭同但不釋執事爲何官故引之於後王崩大肆以秬鬯
澆尊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澆爲泆以秬鬯浴尸立譌
大肆始陳尸伸之疏王崩大肆以秬鬯澆者曲禮云天子死日
崩注云自上顛壞日崩穀梁隱三年傳云高日崩厚日崩尊日
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大肆在崩日未襲前詳大祝疏注鄭司
農云大肆大浴也者凡浴尸必肆而後浴故先鄭卽以浴釋肆
此經據陳言之則云大肆肆卽據浴言之則云大澆其義同也
白虎通義崩薨篇云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

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雷王喪大肆常亦同但大湔用𣶒
盥浴之一節其勞辱之事自有掌之者非此官所掌也女御注
謂王喪亦女御浴則不靖詳彼疏云杜子春讀湔爲泚者段玉
裁云湔說文從水弭聲古音在支佳部泚說文不載從水民聲
在眞臻部杜以雙聲易其字也泚取泚滅之義以𣶒𣶒浴尸其
中泚泚然也許叔重云湔飲也按許義蓋亦周禮說謂以𣶒𣶒
聲尸口鼻如飲之然也許不從杜案段據注通例凡破字皆云
讀爲也然止疑當作讀湔如泚乃擬其音非破其字小祝注云
故書湔爲𣶒杜子春云當爲湔彼經不作湔而杜讀爲湔則此
經作湔者杜不宜轉破爲泚矣云以𣶒𣶒浴尸者據肆師云大
喪大湔以𣶒則築鬻是湔當用𣶒𣶒經云𣶒𣶒者散文未和鬱

者不得稱薨也。已和鬱者得通稱。祔也。賈疏云以死者人所惡故以祔。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尸小祝又云大喪贊禭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云立謂大肆始陳尸伸之者。敘官注云肆猶陳也。廣雅釋詁云陳伸也。及執事泄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泄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喪大記日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疏及執事泄大斂小斂者。公羊定元年何注云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禮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案天子小斂之日。班何不同。及天子七日而殯。

王制有明文大斂與殯同日則小斂必五日也若如班說則小斂與大斂相去爲日太多殆不足據又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與猶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賤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王制孔疏引鄭箴膏肓說亦云人君殯數來日然則天子小斂數死日爲第六日大斂數死日爲第八日矣 注云執事大視之屬者賈疏云案大視職云大喪贊斂明大視執事小宗伯注之詒讓案云之屬者以尙有喪視等亦主斂事喪大記云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注云胥當爲祝是大喪羣祝咸與斂又射人云大喪與僕人遷尸注以僕人爲大僕彼二官蓋亦在執事之列此官與彼爲官聯也云並臨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六

四

五百四十八

也者州長注同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者鄭意小宗伯與大祝等但並斂事仍不親斂也賈疏云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爲之也引喪大記者賈疏云以天子之喪大小斂稱數無文故約諸侯法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案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贊同故祿與廟數及襲斂亦無嫌也喪大記孔疏云案鄭注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案孔說亦與賈同喪大記云小斂衣十有九稱不著君大夫士之異故鄭說之曰君大夫士一也此補成其義

非喪大記原文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對親者各就哭位不助斂也據士喪禮大斂時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祖而後士與商視同斂是主人之親者不與斂事也大喪則凡王之親者皆就哭位故助斂必以異族也賈疏云此異族據姓而言之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制色宜齊同疏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者異大僕爲官縣也說文工部云式法也左昭二十三年傳有冠法卽冠式也路門之外卽治朝所在故縣衰冠之式於彼以示百官賈疏云大僕云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髮并總廣狹長短之數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注云制色宜齊同者司服云凡喪爲天王斬衰衰冠之制具喪服經賈疏云式謂制及色案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

齊衰貌若泉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緇而勿灰明不色如苴也江永云今時之喪冠與古吉冠略相似冠以梁得名冠圈謂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繩爲武今用布爲武耳古吉冠以黑緇爲梁亦以黑緇爲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見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幅盡舉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於喪冠者吉用緇而喪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緇而喪冠之武以繩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也喪冠三辟積於二寸之梁上緇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殷以

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爲橫縫辟積無數冠形穹隆
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古冠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
之材舉頭而蒙之也及執事祔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
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
官代之疏及執事祔葬獻器遂哭之者賈疏云此文承衰冠之
下卜葬之上謂既殯之後事故禮記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
明器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注云
執事蓋梓匠之屬者明與上文洎大小斂之執事異也梓匠者
木工之長梓人記有梓師鄉師職有匠師此官與彼爲官職也
兼有它工官故言之屬以賅之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
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賈疏云亦約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

將葬獻材也又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綯主人獨
藏之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是其事也案鄭植弓布材注云材梓材也士喪禮獻材注云材
明器之材則二材不同然據士喪禮主人先有哭梓之事此小
宗伯代王哭獻明器當亦代哭梓故賈兼引植弓以補其義云
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僂王故有代哭以節哀也賈疏云按士
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卽小宗伯
哭之是也卜葬兆甫窆亦如之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窆
皆爲穿杜子春讀窆爲塋皆謂葬穿塋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窆
葬如腐脫之脆疏卜葬兆者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
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荀子禮論篇及左隱元年傳並略

同唯左傳云士踰月葬爲異王制孔疏引何休公羊音旨以爲
士禮三月而葬左氏爲短鄭僞之二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
月來日士殯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
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乃大夫之踰月也孔又云鄭僞音旨以
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
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入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
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曰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
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詎讓案依鄭僞音
旨說則王七月葬爲不數死月若數死月則是八月矣然與春
秋經不合禮無明文未知孰是卜兆者卜王墓之兆域也凡天
子至中大夫重卜兆下大夫士則筮宅詳大卜疏云甫筮者始

於兆域穿地就其所而卜也既夕禮云筮宅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又云指中封而筮彼掘地出壤卽此甫窆明甫窆與筮同時並舉筮卽就此所穿之窆而行事王禮用卜當亦然故經以二事連言也云亦如之者既夕禮筮宅主人在兆南北面免經筮主人經哭此天子卜兆亦大宗伯代王哭其禮約與士筮宅同賈疏云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殯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注云兆墓塋域者士喪禮注云兆域也義本爾雅釋詁文說文土部云塋墓地廣雅釋土云宅兆塋域葬地也兆之正字塋域卽營域凡墓外皆四圍周而爲界畔與祭祀壇壝營域同故亦通謂之兆也詳前賈疏云孝經云卜其宅兆注兆以

爲龜兆解之此兆爲墓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含相兼乃具故注
各據一邊而言也案孝經注乃後人假託爲之故與此注義違
賈謂義兩含非云甫始也者家人注同老子以閭閻甫河上公
注亦云甫始也賈疏云既得吉而始穿地爲墳故云甫窆也案
賈說非也依既夕禮掘地就中封而筮下云若不從筮擇如初
儀注云更擇地而筮之是始窆時卜筮從否尙未可知得吉後
之治墳不得爲甫窆也互詳家人疏云鄭大夫讀窆皆爲穿者
阮元云皆字涉下誤衍賈疏云此經唯有一窆而二云皆在下冢
人甫窆皆爲穿也案賈說亦通惠士奇云漢書王莽掘東平共
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墳卽
小爾雅廣名所謂墳謂之窆水經濟水注引漢書穿中作窆中

則竈讀爲穿信矣說文穴部曰穿通也竈穿地也文異義同云杜子春讀竈爲羗者爲當作如此杜不破字而擬其音如羗也說文穴部云竈從穴羗聲引周禮大喪甫竈義與子春同云皆謂葬穿墳也者謂鄭杜讀異而詰義則同士喪禮掘地出壤卽穿墳也惠士奇云小爾雅墳謂之竈墳竈謂之封與鄭義合云今南陽名穿地爲竈聲如腐脆之脆者脆嘉靖本並誤脆今依岳本正宋婺州本注疏本下脆字又作胖釋文云腐脆之脆七歲反舊作胖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臙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材有胖音辛胖者牛羊脂臙者更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胖已下皆非鄭義臙琳云說文肉部臙小更易斷也从

肉从絕省臙更易破也从肉羴聲據注云皆謂莽穿臙也南陽
人名穿地爲窰其義當用易破字但釋文定從臙字易斷易破
義得相通陸云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知故作臙字作臙者蓋
後人依字書所改未足據也陸云舊作臙沈重云臙者牛羊脂
恐字誤然注疏本作腐臙之臙正從舊作臙其上一字作臙乃
依釋文窰改耳古人或以聲借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爲
誤也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疑當作聲則可通義恐未協段玉裁
云窰字恐其音義不顯故以今南陽語言證之南陽名穿地爲
窰其義也窰聲如腐臙之臙其音也此與醯人注今河間名脉
脊聲如銀錡文法正同予春正用南陽語耳聲如腐臙之臙釋
文以爲臙七歲反舊作如腐臙之臙臙者牛羊脂沈重謂不當

施於此但臆字字書所無惟有臆字音千劣反與劉昌宗臆音清劣倉沒二反相合似作臆爲得也此條音義大旨如此古去入不分七歲千劣二反卽一音也臆臆音義皆相近陸云字書有臆無臆攷說文皆有之案臧段說是也依釋文蓋陸本作聲如腐臆之臆舊本或作如腐臆之臆別本又或作如腐臆之臆俗本臆臆錯出則兼采兩本之不可通者釋文如沈解以下十九字今本謄舛不可通當從臧校正之其二云臆以下皆非卽義者謂作臆作臆皆非卽本之舊此陸自著其校定從臆之意也旣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祔也是日也以虞分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疏注云喪祭虞祔也者庖人注義同士其禮鄭目錄

云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以下墳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案王喪祭宗伯詔禮猶士喪祭宗人詔禮也士虞禮云主人卽位于門外宗人卽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入門主人卽位于堂東宗人西階前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及賓之事又彼禮尸升云宗人詔踊陰厭云宗人詔降皆詔禮之事禮禮蓋與虞略同賈疏云鄭知喪祭是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引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雜記鄭注云天子至士葬卽反虞是天子亦以葬

歸之日虞也賈疏云自始死至葬前未忍至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爲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爲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禍于祖父者鄭彼注云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又士虞記云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注亦引檀弓說之云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與檀弓注說同檀弓孔疏云以虞祭之時以其尙因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

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
案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
虞九虞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既虞然後耐死者於先死者攷
士虞記云始虞用柔日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云丁日葬則己
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若然天子禮
則丁日葬入虞並用柔日其九虞改用剛日則壬日也故許總
計之云十六日孔引異義云九虞用柔日與許鄭所說並不合
蓋傳寫之誤此注舉虞祔則其中兼有卒哭之祭士禮未虞後
閒日卽爲卒哭之祭天子卒哭在葬後兩月則與九虞之日相
去甚遠與士禮不同也其耐祭天子至士同在卒哭之明日詳

大祝疏賈疏云此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卽爲吉祭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故爲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吉祭則禫祭已前皆爲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禫并耐祭亦爲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耐祭總釋故喪中之祭總爲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爲吉祭耐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祭賈說是也以禮之正論之則喪終以後乃爲吉祭故士虞記於禫後云是月也吉祭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穀梁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禫于莊公傳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喪中之祭皆不得爲吉祭若就喪中之祭分別言之則虞爲喪祭卒哭後爲吉祭檀弓有明文此注既據彼爲釋而又以耐爲喪祭者順文便

因耐與喪畢後之吉祭別故兼及之耳喪祝掌喪祭祝號注云
喪祭虞也不數耐祭成葬而祭墓爲位成葬已封也天子之
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
之家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疏成葬而祭墓
爲位者與家人爲官聯也賈疏云成葬者謂已封已訖以王之
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
注云成葬已封也者小爾雅廣名云填窆謂之封已封訖
畢則葬之事成故謂之成葬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賈
疏云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
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土之墳蓋高
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

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虞祭不待與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云位壇位也者謂封土爲壇以設神位及主祭者之位也凡經云爲位者不在宮廟則爲壇位此及下文禱祠肆儀等是也在宮廟則雖爲几筵坐立拜獻之位下文類宗廟及射人云祭侯則爲位是也云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者欲使先祖形體託此而安故祭其地后土之神嫌此祭墓爲祭所葬者故特釋之引冢人職者賈疏云證祭墓爲位時冢人爲尸以祭后土也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神祠肆儀爲位肆習也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謂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

疏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神祠肆

儀爲位者甸亦讀爲田卽大宰云田役謂王大田獵而起徒役也詳大宰疏禘祠謂因事之祭也 注云肄習也者說文聿部云肄習也重文肄篆文肄經典皆從重文謂將禘祠豫肄習禮儀若左莊三十二年傳零講于梁氏杜注云講肄也賈疏云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禘祠之法皆須豫習威儀乃爲之云故書肄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者義爲儀不云當者篆上文省義儀古今字大司徒注引故書及杜讀同段玉裁云肆當爲肆字之誤也義讀爲儀見肆師鄭司農注云謂若今時肆司徒府也者孔廣森云史記淮南王傳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言囚肆儀會丞相府而議也後哀帝定三公官以丞相爲司徒司徒府中有百官大朝會殿故肆儀者

就焉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
面見受詔副帝肄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注援漢
况周容肄儀時亦宗伯攝王事云小宗伯主其位者禱祠肄儀
有神位亦有與祭執事者之位蓋皆此官爲之說文紳部云朝
會束茅表位曰蕤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云爲縣蕤野外習之
肄儀爲位蓋猶是矣國有禘裁則亦如之謂有所禱祈疏國有
禘裁則亦如之者大宗伯注云禘裁謂遣水火掌客注云禘裁
新有兵寇水火也賈疏謂兼有凶荒義亦得賅也注云謂有
所禱祈者不云祠者文略亦有可知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
廟則爲位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疏凡天地之大裁
者卽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饗五嶽廟大傀異裁令去樂注云

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爲害者是也云類社稷宗廟者類禮蓋殺於正祭而重於常禱故唯天地大哉乃行之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者大祝六祈一曰類是類亦禱祈之祭依正禮者據大祝注類亦用牲蓋依放祭社稷宗廟之正禮而略殺亦取象類正祭之義故謂之類淮南子本經訓云類其社高注云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彼爲師祭祭天故依郊祀爲之與此類社稷宗廟事異而義同前四類祭日月星辰非禱祈之祭與此禮別又國語楚語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韋注云以事類曰類時類於二社案彼時類以卽指時享此類宗廟無定時與彼異也賈疏云求福曰禱禱禮輕得求曰祠祠

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禘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略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凡國之典禮佐大宗伯者此大小禮並通賤五禮與上專屬吉禮者異云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六終